

墙头马上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

元 白朴

墙头马上

(元)白 朴 著

剧情简介

唐高宗仪凤三年春，工部尚书裴行俭之子裴少俊奉命前去洛阳搜奇花异卉。三月初八上巳节这天，他骑马来到一座花园外，蓦见一位少女倚在墙头，脱口赞叹：“呀！一个好姐姐！”那少女见到他，也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呀！一个好秀才也！”少女名叫李千金，其父李世杰本是皇族，前任京兆留守，因讽谏武则天，谪降洛阳总管。千金一直深居简出，这天乘父外出，又正逢节日，带着丫鬟梅香到后花园游玩，不期与少俊相遇。两人一见钟情。裴少俊写了一张简帖，让家人张千假托买花苗之名，给她送去。千金接过一看，见是一首诗：“只疑身在武陵游，流水桃花隔岸羞，咫尺刘郎肠已断，为谁含笑倚墙头！”千金看后，也写一诗，让梅香送给少俊：“深闺拘束暂闲游，手拈青梅半掩羞。莫负后园今夜约，月移初上柳梢头。”少俊看后，心荡神移，只盼天色快晚，可以赴约。

到了夜晚，裴少俊跳墙进来，和在绣房中忐忑不安的李千金相会了。两人你恩我爱，海誓山盟，倾诉衷肠。不料被嬷嬷听到动静，闯进屋来。裴少俊和李千金连忙跪在地上，求她高抬贵手，但嬷嬷就是不允，要拖少俊去报官，少俊索性翻脸，说是嬷嬷拿了他买花苗的银子，教梅香唤他来的。梅香也在一旁帮腔，千金又寻死觅活。嬷嬷无奈，提出了两个条件让千金选择：“第一件，且教这秀才求官去，再来娶你，不着，嫁了别人。第二件，就今夜放你两个走了，等这秀才得了官，那时依旧来认亲。”千金马上表示：“只是走的好。”于是少俊带千金离开洛阳，返回长安。

少俊把千金安排在后花园居住，自己托称每日在后花园看书，瞒住家里人。就这么一晃七年过去了，两人生了一男一女。清明节这天，裴行俭畏风寒，让夫人和少爷去祭祖。服侍千金的院公吃了些酒肉，昏昏沉沉地依着假山睡下了，两个孩子正调皮地与院公逗趣，裴行俭闲步来到后花园。他见到两个孩子便问是谁家的，男孩端端抢着答：“是裴家。”裴行俭问：“哪个裴家？”女孩重阳说：“裴尚书

家。”院公发急，却也遮掩不及，两个孩子向后书房跑去，裴行俭跟着过去，见了千金，更为惊奇，便把她带到芙蓉亭讯问。千金坦然承认自己是少俊的妻室，裴行俭问：“谁是媒人？下了多少财礼？谁主婚来？”又问这两个孩子究竟是谁家的。当他得知真情后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这妇人决是倡优酒肆之家！”千金绝不承认是风尘女子。

少俊回来后，裴行俭怒斥之，威胁要将之送入官府，“依律施行”。少俊在父亲的威逼之下表示“情愿写休书便了”。李千金责问裴行俭为何要拆开连理同心结，裴行俭骂她“败坏风俗，女嫁三夫”。她说：“我则是少俊一个。”裴行俭又说：“聘则成妻，奔则成妾。”她说：“这姻缘是天赐的。”裴行俭要她把头上玉簪在石上磨成针，用游丝系住银瓶去井中汲水，以证明天赐姻缘。李千金明知这是故意刁难，还是一一做了，结果簪折瓶坠。裴行俭逼着少俊写了休书，即日上朝求官应举，并将两个孩子留下。少俊瞒着父亲，将千金送回洛阳。

千金回到洛阳，父母已去世，想着少俊，惦念着两个孩子，好不伤感。少俊状元及第，授洛阳县尹。他来到洛阳，马上去看千金，要重做夫妻。千金心中有气不肯相认。裴行俭得知李千金为李世杰的女儿，裴李两家也曾议亲，又得知李千金不肯认裴少俊，遂与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牵羊担酒前来陪情。千金说：“你休了我，我断然不认。”直到两个孩子悲啼哀求，千金才勉强相认。裴行俭说：“当初你私奔来宅，又不说是李世杰的女儿。”千金引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回敬，并说：“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。”

白话故事

一、裴少俊代父出行

唐朝建立不久，唐高祖李渊让位于次子李世民。李世民继位后，凭借自己的精明干练，调用军事力量成功地平灭了战乱，统一了全国。为巩固皇权统治，李世民以亡隋为戒，任贤用能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。他积极发展文化交流，促进民间贸易，实行科举制度，在国内形成了政通人和，民心顺平的局面，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制朝代中空前强盛的时期。公元649年，李世民在他执政23年后死去。次年，李世民之子李治继位，改年号为永徽。他的身体一直不佳，经常犯风眩头痛病。因此，他弃朝廷国事而不顾，将裁断政事的大权交给了皇后武则天，自己倒也乐得个清闲自在。

一日，李治与武则天带宫中数人到御花园内游赏。入春的花园风清气爽，万物复苏。花园迎门，有一块汉白玉座托起的太湖石，造型极雅，就像是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。不远处有一个曲曲折折的池塘，只见那翡翠色的浮萍铺在水面上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荷花经过寒冬，枝叶已经干枯，被折断的茎杆构成一个个不同的几何图形。池边的小路上，石缝中钻出小草的嫩芽，小路在翠竹携裹中通向幽处。远处有一座不太高的土山，山上有一座亭阁，朱栏玉砌，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中。山脚下有几间入地四尺的花窖，窖内暖融融的。花架之上有“独光天下之春”的梅花、有“水上轻盈”的水仙、有各类神态凛冽的菊花，玲珑剔透，千姿百态，还有牡丹、玫瑰、芍药、月季等等，开着红的、白的、黄的花，色彩缤纷、争芳斗艳。花窖外边是用一块块鹅卵石砌成的小路，将花畦分割成一个个品种不同、风格各异的花木的小世界。园内那鹅黄色的迎春花在纤长的枝条上花瓣舒展，千枝万

朵，丛丛簇簇。那粉的桃花、白的梨花、火一般的一患红，还有那鸡冠、含笑、蔷薇等，在绿叶的衬托下交相辉映，散发出一阵阵的芳香。引得那蜜蜂成群，彩蝶飞翔。武则天和那些才子佳人们，一会儿采花追蝶，一会儿吟诗作画，兴趣盎然。然而，李治对这些景色感到腻烦，毫无兴致，他总觉得缺少些什么，直到傍晚用膳，心中都闷闷不乐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治传旨，召工部尚书裴行俭上殿。裴行俭进殿后忙跪地给圣上请安。李治吩咐道：“御花园中缺少奇花异木，我命工部即日搜集天下名花以充御苑，令你裴行俭亲督此事，勿负朕望！”裴行俭忙奏道：“老臣近来染患风寒，行走艰难。臣意令子裴少俊代行其事，想不负圣恩，启请皇上圣裁！”唐高宗思忖了片刻后道：“裴少俊京都盛传为人方正，朕已有所耳闻。裴尚书内举不避亲，朕甚嘉许，就这样办吧。”

且说裴少俊，系裴行俭的独生儿子，他自幼聪慧，三岁善言，五岁识字，七岁草字如云，十岁吟诗应口。他脸庞清秀，身材颀长，可谓才貌双全。他嗜书如命，不喜酒色，年方二十，尚未娶妻。裴尚书对差儿子外出十分放心。裴行俭领旨出朝后，急急忙忙回到家中，他差老仆人张千将儿子少俊从后花园的书斋中唤至前厅，对儿子说道：“圣上要广求奇花异木，我奏请派你到洛阳寻访名花，并限期六天，你千万要认真办理，莫辜负了圣上的期望。”少俊连连答道：“请父亲放心，儿明日就启程动身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裴少俊拿着文书，带着老仆人张千，备上两匹马，离开长安，直奔洛阳。一路上，主仆二人挥汗扬鞭，马不停蹄，直到日落西山才赶到洛阳城。进城后，只见大街小巷店铺鳞次栉比，卖吃的、卖用的、卖耍物的，叫喊声此起彼伏；挑担的、推车的、牵马的人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。两人顾不上游逛，赶紧找到府尹投上文书后，这才到客店落宿。

二、李千金闺中思春

次日正赶上三月初八上巳节时，春风习习，榆英纷乱，百花早已盛开，桃李争奇斗艳，蝴蝶乘着轻风翩翩起舞，蜜蜂穿梭于花间采着花蜜。洛阳城里的公子小姐乘着宝马香车，成群结队地走向效外游赏，嬉笑欢乐之声不绝于耳。

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府中却一片宁静。李世杰因事外出，只留下夫人张氏和女儿李千金紧守闺门。李千金年满十八，擅长女工，通晓诗书，志气和度量超过普通女子，而且容貌姣好，柳眉细腰，小巧玲珑，头戴玉簪珠翠，身着轻盈飘逸的裙衫，

宛如天仙一般。

这一天，李千金和丫环梅香在闺中绣花。李千金听着外面的嬉笑声，停住手中的针线，眼睛望着围屏出神。

不久，梅香发觉了，好奇地问：“小姐，你为什么一直盯着围屏呀？”李千金目不转睛地说：“梅香，你瞧这围屏上的才子佳人、公子小姐多么般配呀！听说以往的人们结成夫妻，都是有前世姻缘和神仙撮合。你看那画师将他们描绘在围屏上，真正画出了蓬莱仙境的意趣。”

梅香听罢，笑着说：“小姐，我看你专注地瞧这个围屏，不只是欣赏上面的人物吧？也许心里还在想……”李千金问道：“想什么？”梅香答道：“想自己也是一个佳人，怎么还少一个才子做夫妻呢！”李千金听了，举手就打，梅香赶紧躲到一边。

二人追打了一阵，都累得气喘吁吁地坐下了。梅香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小姐，说真的，近来你越发消瘦了。可你并没有染疾，为什么旧时的衣服穿在身上越来越肥大？夫人吩咐说，小姐不舒服时就少做些针线活，多散一散心。”

李千金也皱起眉头说：“我也不知为什么，这几天像丢了魂似的，无精打彩只想睡，好茶好饭吃来也没滋味。我想我得的病虽然不疼不痛却难医治。”

梅香猜测说：“难道是小姐到了思春的年龄，开始思春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前些天有几家来提亲，小姐为什么不说话呢？”

李千金稍有责备地说：“你说什么话！即使是穷人家的女孩子到了十六七岁，有人来提亲说媒，她都是羞羞答答，无言无语。更何况我是官宦人家，知书识礼的千金小姐，怎么能随意答话呢？你真是糊涂！”

梅香点头说：“是我说错了话！小姐，你放心，等老爷回来了，一定会给你定一门好亲事，现在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今天是上巳节，别的公子小姐都骑着骏马，驾着彩车去郊外游玩了。我们不能出去，就到后花园看看吧。”

李千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好吧。我们就到后花园去。你把笔墨纸砚带上，也许用得着。”梅香听言，收拾好东西，一起走出闺房。

李千金和梅香来到花园，只见园中的花朵已经开始飘飞花絮，纷纷扬扬如雨落地。绿柳成荫，青烟浓密，再也没有往日鲜艳的颜色。李千金紧锁双眉，心中暗道：“才两天没来，为什么园中的景色就突然变得这样狼藉？春神太无情，任凭柳叶不转、花蕊枯损，也不管人们为此而憔悴！”

李千金不忍再睹，便匆匆走过茶藤架，来到矮墙边向外张望。突然，一阵马蹄声伴着嘶鸣由远而近地传来。

李千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英俊少年骑着一匹骏马走来，他乌黑发亮的靴子登着宝镫，腰间扎着玉带，真正是骑着名贵马、穿着时髦衣。李千金惊奇地望着，

心中不由得赞道：“好一个美少年！”

三、墙头马上初相遇

这少年正是裴少俊。

他和张千主仆二人在客店歇息了一夜，早晨起身后，只见阳光明媚，天气晴朗，只有几朵白云在空中无拘无束地飘游。阵阵春风吹过，让人感到暖融融的。洛阳城的王孙士女们倾城而出，到郊外游春去了。少俊对张千说：“今日我俩身无公事，在客店内难耐寂寞，我们也出去一饱眼福吧！”张千听了很高兴地说：“对！少爷，没准我们还能觅得奇花异卉呢！”张千说完，从马厩内牵出他们的马，各自骑上，汇入了观赏春色的人群中。

出了城，只见良田万顷，一望无际。庄稼迎着春风翻起一阵阵绿色波浪。路边，村头的桃树、李树、梨树都开满了花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；野花遍地都是，有有名的，有没名的，夹杂在草丛中随着微风一闪一闪的。成群的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，大大小小的蝴蝶追逐着，嘻闹着……。少俊兴奋地对张千说：“人道洛阳是花锦之地，今日到此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”

主仆二人走到一所宅第跟前，只见高墙陡立，一枝红杏伸向墙外，迎着春风微微地摆动着。少俊见此情景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支红杏出墙来。”他正待催马继续前行，忽然看到墙的一头有两个妙龄少女探出半截身子，正向墙外观望。其中一位朱唇粉面，眼如秋水，刚好与少俊的目光碰到一起。那少女朝少俊嫣然一笑，眼神中含情脉脉。少俊不禁心荡神飞，怔怔地呆在那里。张千暗自琢磨：“少爷一向不接近女色，怎么今日动心了？”张千使劲儿扯了扯裴少俊的衣袍，朝那女子的方向呶了呶嘴，少俊顿时面色通红，会心地笑了。

裴少俊回过神来，急忙拉紧缰绳，将马停住，转身对张千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！这样美貌的女子，料她一定识字。张千，你把纸笔拿来，我写封信，由你送给她，看她能不能看懂。”

张千听说，连忙摇手说：“少爷，不行啊！如果被人碰见，一定会重重地挨一顿打的呀。少爷，我劝你还是少惹事，赶快到城外玩吧。”

裴少俊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真没用！有什么可怕的呀？我教你：如果有人问呢，你就说我们奉皇上旨意，持金牌乘驿马，专到豪门贵族家的名园佳圃里选购奇花异草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如果见了那位小姐，你就说：‘我家少爷叫我送给你。’知道吗？”

张千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知道了。只要少爷说没事，我就去送信吧。上天保佑我不要出事。”

裴少俊倚着马背，匆匆写好书信，交给张千，叮嘱说：“你送到小姐那里，小姐看后如果喜欢，你就举手招呼我；如果小姐生气责备你，你就赶紧摆手，我也就赶紧溜走。知道吗？”张千点点头，拿着书信走了。

张千找到花园的侧门，悄悄地溜进去，轻手轻脚地来到李千金的面前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们这后花园有花苗要卖吗？”

李千金和梅香都吃了一惊，梅香问道：“谁想买这里的花苗？”张千回答说：“我家少爷要买花苗。他有一封书信在此。”说着，便把书信递了上去。

梅香接过来，又递给李千金，说道：“这信上写些什么？小姐看看吧！”李千金拆开书信，低声念道：

只疑身在武陵游，流水桃花隔岸羞；

咫尺刘郎肠已断，为谁含笑倚墙头！

李千金说：“诗还写得不错！梅香，拿纸和笔来，我也写一首诗送给那位少爷。”梅香应声拿来纸笔，李千金伏在石案上就写起来。张千暗自高兴，连连朝裴少俊招手。

李千金写好诗后交给梅香，说道：“你去把这首诗交给那位少爷。”梅香愁眉不展地说：“小姐，你让我去办这件事啊！你诗中写的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见了秀才说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如果被人撞见怎么办我更不知道。小姐，我怎么能去送呢？”

李千金将她拉到一边，祈求说：“好姐姐，你就替我走一趟吧！”梅香说：“你以往打我骂我，今天为什么又求我？我不去。要去的话，就把这书信送给老夫人去。”

李千金听了，急着说：“梅香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送给老夫人。如果老夫人知道了，那可怎么得了！”

梅香见她焦急惊慌的样子，有些于心不忍，说道：“看你慌成什么样子，我是逗着你玩儿的。不过，你得告诉我诗中的意思，我才好对那位少爷说呀！”李千金觉得此话有理，便附着她的耳朵悄声说了几句，梅香有些惊讶，随后笑着点头答应。

梅香拿着小姐的书信，随张千一起走出花园，来到裴少俊面前，施礼说道：“拜见公子，这是我家小姐给公子的回信，请公子过目。”

裴少俊高兴地想：“谢天谢地！看样子事情要成了。”他赶紧接过书信，仔细看了起来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深闺拘束暂闲游，手拈青梅半掩羞。

莫负后园今夜约，月移初上柳梢头。

千金 作

裴少俊看后喜出望外，激动地说：“没想到小姐不但是绝代佳人，而且有盖世的才华、海一般的深情。这首诗真的是你家小姐亲自写的吗？”

梅香点头说：“是的，公子！我家小姐想以诗文做红媒，约你夜里准时到后花园来相会。这是我家小姐看重你，你不能失信，一定要来。”

裴少俊慎重地说：“承蒙小姐厚爱，我感激不尽！我一定准时赴约。可是夜晚府门紧闭，我又怎么进得去呢？”

梅香想了想说：“这个不难。我家这一段粉墙又低又矮，墙边的花荫又浓又密。你在天黑时先暂时藏在墙下，如果能把侧门打开，你就从侧门而入；如果不能，你就从墙头翻也不太困难。不知公子是否愿意？”

裴少俊说道：“姐姐的办法很好。这是一件喜事，我当然愿意。请姐姐转告小姐，我裴少俊定会准时赴约。”梅香听罢，转身走了。

裴少俊喜在心头，对张千说：“我们不去城外了，马上回寓所。”说完，调转马头往回走。张千摇摇头，只得跟着走了。

四、梅香引线闺中会

李千金从后花园回到闺房，见天色尚早，便打算拿起针线继续刺绣。可哪里还绣得下去？她的眼中再也看不清针与线，见到的只是骑在马上英俊少年。

李千金暗想：“也是老天爷同情我，不忍心见我因伤春而憔悴了容颜，安排我在墙头边遇到那书生。我们两双眼睛互相看着，心中都生出爱慕之意。我不能辜负老天爷的安排，只得抛开大家闺秀的矜持，主动邀他夜晚到闺中相会。可这实在是冒着天大的风险，千万不能被人看见。”

她想到这里，心中有些紧张。她转头见梅香依然绣着花，便说道：“梅香，不知夫人在做什么？你去看一看吧。”梅香点头答应，收拾好针线出门去了。

中午时分，李千金草草用过午餐，便推说身体不适，躺到床上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忽然，她看见裴少俊掀开门帘走进来，缓缓地走到她的身边，温柔地说：“小姐，你是我最喜爱的姑娘，不仅有美丽的容颜，而且有出众的才华。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希望我们永不分离！”说着，伸出双手想拥抱她。她羞怯怯地投入他的怀抱，嘴里喃喃地喊着：“公子，公子……”

这时，有人摇着她，大声喊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！”她使劲睁开眼睛，见梅香站在床边。她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梅香回答说：“我才进来不久，见你在睡觉，不想打扰你。谁知你竟然做起梦来，还喊着什么‘公子，公子’的，我怕被人听见，所以叫醒你。你做什么梦呀？”

李千金坐起身说：“当然是好梦。梅香，我让你去看夫人在做什么，你看了吗？”梅香答道：“去了，夫人去东阁探望舅母才回家，说身体不舒服，要早些休息，还嘱咐小姐不要出绣房呢。”

李千金又问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梅香说：“大约是申牌时候。小姐，你再休息休息，我要出去与老妈妈收拾东西了。”说着，转身出了房门。

李千金斜倚着绣被，暗自想：“这也许是姻缘簿上早定下的。我才见他一面，就觉得我们似乎早已相识，一味地思念他，我的灵魂都几乎离我而去，在苦苦地寻找着他。这份相思好苦！只可恨太阳不解人意，高高悬在空中，让相思的痛苦折磨着我。”她透过纱窗望着太阳，一动也不动地倚在那里。

过了许久许久，太阳终于缓慢地落下去了，在蓝蓝的天幕上出现了闪烁的星星和一弯新月。槐树在夜晚的微风中轻轻摇摆，鸟儿飞进巢穴熟睡了。

闺房已经被夜色笼罩，所有的东西都只现着模糊的轮廓。李千金从床上起来，走到纱窗边，抬头望着月亮，低语道：“那天边的银河澄净，明亮地映照着茫茫太空，没有一丝纤尘。月亮啊，你本来就细如弯弓，另一半只是阴暗的蟾蜍。你不要再明亮如镜，照耀这大千世界；也不要寒冷如冰，浸透那昆仑瑶台！月亮啊，我奉上美酒，燃起香烟，向你深深拜：求你给我行个方便，让我不要遇到阻碍；我感谢月中的嫦娥不嫉妒人间的欢爱，愿你过一会儿就让月亮被云遮雾盖。”

她正虔诚地祈祷着，梅香走进屋来说：“小姐，天已经黑了，你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呢？”说罢，摸黑将蜡烛点燃，屋中顿时有了光明。

李千金问道：“梅香，今天晚上那公子会来吗？”梅香想了想说：“小姐，他大概会来的。看他的样子，也是非常钟情于小姐的。小姐，你睡了一下午，把头发都睡歪斜了，我来帮你梳梳吧。”

李千金说：“我自己梳就行了。梅香，时辰不早了，你过去看看夫人安睡没有？要快点回来！”梅香答应着掩门而去。她穿过中厅，蹑手蹑脚地来到前堂，见夫人已卧床休息，便折回身来禀报小姐。还没走几步，就碰见一个老妈子正挑着灯笼查看院门回来。老妈子见梅香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心中生疑，暗想：“天这么晚了，夫人已经休息，这丫头急匆匆的定有什么事情。”

梅香回到绣房告诉千金说：“夫人已经安睡了。”千金点点头说：“那秀才差不多快来了，我们到后花园去吧。”梅香转身就要出门，被千金拉住，千金叮嘱说：

“走路时要多留神，千万别惊动了夜雀，惹起狗叫。”梅香答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主仆两人手拉手出了房门。

暗蓝色的天上悬着无数颗若明若暗的星星，弯月清亮而温柔，将似水的清辉洒在地面上。俩人顾不得露湿苔滑，在月光下穿柳越花来到了后花园。在路过老妈子住的屋子时，见里面亮着灯光，两人幸喜老妈子回到了房中。她们来到假山后停住了脚步，梅香悄声说：“小姐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到花园后门那儿看看，如果那秀才来了，我引他到你这儿。”说着，梅香径自来到后门，四处张望了一下。园内静悄悄的，只有柳枝在月光下微微摆动。梅香站在一棵大树的影子下暗自思忖：时辰不早了，这个秀才为何没来赴约？他会不会是在戏弄我家小姐呢……？她想着想着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个人影从墙上跳入园内。梅香定神一看，来人正是裴少俊。

梅香喜出望外地迎上前去，指着假山悄声对少俊说：“我家小姐正在这山后等你，你快去吧！我待在这里看着。”少俊顺着小路绕到假山后面，果然见上午在这墙外看到的那位小姐站在那里，在月色中她更显得楚楚动人。少俊急步跨前拜道：“小生拜见姐姐！”千金连忙拉起少俊，含羞说道：“此地不便说话，请秀才到我房内！”

千金引少俊进了绣房，拨亮烛光，两人并肩而坐，少俊打量着屋内的摆设，只见粉红色的窗帘上绣着艳丽的孔雀、牡丹，案头上摆放着书、琴，墙面上悬挂着字画，房内红烛通明，窗外树影摇动，少俊心想：好一个雅致的闺房呀。

千金见少俊只顾张望，便轻声问道：“相公从何而来？”少俊自知失礼，忙拜道：“小生姓裴名少俊，是个书生，今年二十岁。家住京都，未曾娶妻。此次来洛阳是代父公干，欲购奇花异卉的。敢问小姐芳名？”千金面色赤红，答道：“我乃李千金也。三年前随家父由京都搬抵这里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尚未婚配。”少俊听后，不觉心痴如醉，说：“小姐你容颜盖世，志量过人，可敬！可佩！”千金答道：“家父管教甚严，教小女终日关门闭户，哪比得上你见多识广、才貌双全的秀才呀！”少俊兴奋得满面红光，说：“小生是个寒儒，今日与小姐萍水相逢，深蒙小姐雅爱，此后就是杀身也难报小姐知遇之恩！”千金答道：“小女子喜欢文才，如能得裴秀才厚爱，我今后一生纵然无荣华富贵，也无足叹息了！”两个人越说越投机，深恨相见之晚。

五、无奈何月夜私奔

且说那守门的老妈子，天刚黑时看到梅香到夫人窗前张望，心中已经生疑。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老妈子来到千金院内，看到绣房内烛光明亮，心想：真让我猜着了，小姐今晚果然有事。老妈子来到绣房窗前，她踮起双脚，在窗纸上舐了小洞朝里一看，吓了一跳：只见小姐正与一位俊俏后生并肩而坐，亲热地交谈着。那后生倜傥风流，眉宇间透着英俊之气。老妈子觉得似乎在什么时候见过他，但却又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来。

梅香在后花园待了多时，就回到小姐院中，她见有一人影伏在绣房窗户上正往里瞧呢，心中一惊，急忙跑上前去。那人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扭身想躲，却将梅香撞了个趔趄，梅香“哎哟”一声，用手捂住撞疼了的脸，侧身一看，绣房的窗户上有个小洞，柔和的烛光正从洞中撒泄出来。梅香心中暗暗叫苦，知道这个秘密已全被老妈子发觉。梅香将老妈子往身旁一拨，赶紧进了屋。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好了，老妈子就在窗外，她已经看见相公了！这可怎么好呀！”千金和少俊吓得魂飞天外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老妈子看清是梅香后，心想，此事是在我守门时发生的，我如果躲起来，明天小姐不认帐怎么办。倒不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进去看个明白。想罢，便推门而入。

老妈子进屋后，见三人正呆站着束手无策，就一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：“好哇！你们干的好事！这汉子是谁？快跟我到夫人那里说个明白！”少俊战战兢兢地跪到地上说：“小生姓裴，是京都书生，我来此地是购买花木的。”老妈子冷笑着说：“笑话！买花木为何夜间闯到小姐的绣房里来了？！”千金见状，也连忙跟着跪下说：“老妈妈开恩，千万别声张出去！要不我们就活不成了！”说着，眼泪就涌了出来。老妈子不好对千金说什么，就将脸转向梅香，她指着梅香说：“这件事准是你这个小奴才勾引的，看我回夫人去！”此时的梅香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平静地说：“老妈子！你可真是老糊涂了！这位相公今日来府买花木，不是你收了他的银子后叫我把他带来的吗？！”老妈子听了此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差点背过气去，好一会儿她才张了张嘴说：“好你个小奴才，竟敢倒打一耙，你这就跟我到夫人那里说清楚去！”梅香轻蔑地说：“你也不先看看明白，你有一张嘴，我们三个口，夫人是听你的？还是听小姐的？！”老妈子的心中一紧，想：是呀！小姐毕竟是夫人的骨肉呀，梅香这该死的丫头伶牙俐齿的，那秀才也满腹文章，我如果说不过他们，岂不白白送掉我这条老命吗？千金见老妈子正在犹豫，就抓住她的衣襟边叩头边央告：“老妈妈既然看见了，就算我嫁给裴相公了，今后是贫富、是甘苦，我都认命了！我们今夜就走，请老妈妈开恩！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”老妈子一听大惊：“什么？！跟人私奔？！这可怎么得了！明天夫人怪罪下来，我可承担不了！你这是想要我的老命呀！”说着，竟伸出双臂拦在门口。这时千金急得泪水又涌了出来，喃喃地说：“要是天亮了，我可没脸见人啦！”少俊也急得直搓手，在屋内来回踱步。

梅香见状，心想：如不给老妈子开脱，她是不会放过小姐、相公的。梅香握了握千金的手，像是安慰千金，她又走到老妈子的跟前说：“老妈子你尽管放宽心，天塌下来有我梅香顶着！我是小姐的贴身丫环，她跑了绝对怨不着你！你权当不知道此事！”老妈子放下双臂，叹道：“既然梅香一身承担，我就放过你们。”这时，千金、少俊和梅香都松了一口气。梅香对老妈子说：“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回房去吧，夫人那里，明天我会说清楚的。”老妈子回头看了看千金和少俊，然后快快地走出了房门。

老妈子走后，千金拉着梅香说：“谢谢你救了我们，你的恩我们此生永远不忘！”梅香忙说：“快别这样！赶紧准备准备吧！”说着，她来到衣柜前，找出几件千金平时喜欢穿的衣裳，用包袱裹好塞到少俊手中说：“你要善待我家小姐，不然会遭报应的！”少俊连连说道：“姐姐放心！我如有对不起小姐的，天打五雷轰！”梅香又转向千金，望着她服侍了多年的小姐就这样跟人走了，眼圈也红了起来。她拿起丝帕，一边轻轻地擦拭着千金脸上的泪水，一边说：“梅香从今不能再服侍小姐，小姐你要多多珍重啊！”千金哽咽着，点点头说：“我们走后，夫人就请姐姐多多关照。你为我们吃苦了，日后我会报答的！”说着，与梅香紧紧地搂在一起。梅香抑制住内心的悲伤，她轻轻推开千金说：“小姐、相公，时间不早了，乘老爷不在家，夫人安睡，就快走吧！”说着，把他们引向花园的后门。出了门，千金和少俊向着夫人的房子方向深深地拜了几拜，两人就踏着月色，消失在夜幕中。

深夜，少俊带着千金回到客店，老仆人张千早在门口迎候，他接过包袱，将千金安顿在少俊的房内，就这样神不知、鬼不觉地住了下来。

次日，少俊令张千到府尹衙门，张千对府尹说：“裴舍人今日还要到别处采买花木，洛阳的事宜就责成你代为办理。”府尹满口应承：“请裴舍人放心，我保证在期限内亲自将花木运送到长安。”张千出了衙门后，就雇了一辆马车，拉着李千金返回京城。少俊喜得佳妻，一路上春风得意马蹄轻，不觉长安城头就在眼前。

六、后花园内度春秋

在返回京城的路上，少俊就已与张千商量妥当，回去后将千金安置在裴府后花园内。这后花园里有座书斋，是少俊平日读书的地方。书斋旁边还有几间房子，一间住着管家，其余几间则摆放着些旧物家什，很少有人光顾。那管家时已年过六旬，身板倒还硬朗。他是在少俊出世后不久就来裴府做事的。他对少俊是百依百顺，少俊亦视他为心腹。

张千将马车引到裴府花园后门，敲响门环叫管家开门。管家将门打开，见少俊正搀扶着一位容貌美丽的年青女子，不知是惊是喜，张了半天嘴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少俊将千金扶进院门，就拉过管家说：“这次我到洛阳买花，喜得贤妻，我要将她安顿在书斋内，日后你要留心伺候。此事上下均不得走漏风声，你今后要严守园门，不放任何人进园，千万记住，不得有误！”管家连连答道：“少爷尽管放心！我一定做到！”说着，匆忙打开房门，将千金和少俊请进屋内。

第二天，少俊来到前院拜见母亲，裴夫人很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么快就办完事了，路上一定很辛苦。你在家先歇息一天，改日再到工部销差去也不迟。”接着她又叹道：“你父亲近日奉旨要到外地去公干，要一年多才能回来。唉！偌大年纪了，也真够劳累的。你可要立志读书，早日取得功名，不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呀！”少俊忙答道：“请母亲放心！从今日起我就吃住在书斋，潜心攻读。我只要管家一人伺候，不许别人打扰，那后花园以后也不要别人进出了。”夫人说：“只要我儿用功读书，能功成名就，这些我都答应你。”少俊高兴地说：“谢谢母亲！”

少俊在花园内读书人所尽知，故千金进府一年多了也没人察觉。千金住的书斋虽然陈设简陋，但少俊对千金知冷知热，百般体贴，加之管家的精心照料，千金也就没有什么奢求的了。平时，少俊读书，千金端茶；少俊作诗、绘画，千金铺纸磨墨；千金绣花，少俊帮他穿针引线，两人夫唱妇和，恩恩爱爱，日子过得倒也甜蜜、平静。这年千金怀孕，转过年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端端。少俊、千金得了麟子自然欣喜，唯整日关门闭户、不能声张，千金不免觉得气闷。

所幸裴行俭这些年在外出治河事忙，一年不过在家几日。见了少俊，无非叮嘱用功读书而已。一日，裴行俭归家，少俊带着书本到前堂拜见了父亲。裴行俭见少俊身不离书，心中很是喜欢，便拿过书本考问少俊，少俊都一一对答如流，裴行俭十分高兴地说：“俊儿学业近年大有长进，我在外也就放心了！”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第三年千金又生下一个女儿，恰逢那天是重阳佳节。故取名重阳。少俊喜得一子一女，又有了贤惠的妻子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

千金入府七年过去，裴行俭老态龙钟，唐高宗降旨，令他致仕而归。裴行俭谢恩已毕，返回长安家中。

七、裴尚书棒打鸳鸯

这一天，正是清明时节，裴尚书命家人把少俊叫到自己卧室来。裴少俊想：“父亲让我在书斋安心读书，一向很少让家中杂事扰我，今天叫我一定有什么重

要事。”于是他连忙来到父亲卧室。看到裴少俊，裴尚书心情愉快地说：“孩子，我时常公务在身，在外的时间多，在家的时间少，很少与你在一起。我见你志气不小，整天在书房或后花园读书，非常高兴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我本想全家一起去上坟，可又怕风寒伤身，便想让你和你母亲替我去祭祖。”

裴少俊说：“好吧，父亲。我稍稍收拾一下，就与母亲一起去。”裴尚书满意地点点头，走出了房间。

裴少俊见父亲走远，也走出房间，找到管家悄声说：“今天是清明节，父亲怕风寒要留在家里，我与母亲要去郊外祭奠祖坟。管家，你一定要注意照看孩子，千万不要被老爷撞见，知道吗？”

管家拍拍胸脯说：“少爷，你放心，我会仔细照看好的。别说老爷不到后花园来，就是真的来了，老汉我凭着这张嘴，鼓动三寸不烂之舌，也能把他说回去。少爷，您尽管放心，依靠着我，保证万丈水不漏一滴。”

裴少俊又叮嘱说：“管家，我就全靠你了，你一定要仔细啊！如果没有出差错，我回家后再多多赏你。我走之后，你赶紧到后花园里去一趟，让他们留神，不要大意。”管家点头答应。裴少俊又叫人备好车马，请母亲一起上车走了。

管家待裴少俊他们走了，便拿着扫帚走到花园里佯装扫地，见四周无人，便赶紧走到书房门口，敲门说：“少奶奶，快开开门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过了不久，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李千金探出身来，说道：“管家，有什么事吗？”管家小声说：“少奶奶，少爷扫墓去了。他让我来告诉少奶奶要留神，不要被老爷撞见了。我今天哪里也不去，就在你们门前的石凳上坐着，看着有什么人来。”

李千金感激地说：“管家费心了！我去把屋里的酒菜拿给你，你坐在那里可以边看边吃。”说着，转身就去拿酒菜。

这时，端端和重阳听见他们的说话声，跑了过来，说道：“父亲还没有来吗？他该来了，我们出去接他。”说着便要跑出门去。管家眼急手快，一把将他们抓住。

李千金端着酒菜出来，生气地说：“端端，重阳，你们怎么能随便出去呢？昨天你们跑出去，把墙头上的花都折坏了，衣服和手指也刮破了。今天不能出去，就在书房里玩！”两个孩子听她一说，也就不情愿地退回房里。

李千金将酒菜递给管家，说道：“这两个孩子不懂事，随便出去会被人碰见。管家，你该阻拦的就定要阻拦，我会感谢你的。”管家点头答应，转身走到石凳旁坐下。

管家将酒菜放在石桌上，左右看了看，花园里静悄悄的，书房的门也紧闭着，心里想：“今天格外清静，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到这后花园里来，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喝酒了。”于是拿起酒杯斟满酒，放心地喝了起来。

他边吃菜肴边饮酒,过了一段时间,一瓶酒就已经喝完了。他感到脸热心跳,脑子里昏昏沉沉的,便歪歪斜斜地走到假山旁,靠着山石打起盹来。

不久,端端和重阳乘母亲没有留意,悄悄溜出书房,跑到花园里来。他们见管家倚着假山在睡觉,一齐跑过去就打。管家惊醒,见是他们兄妹二人,咕噜着说:“小爷爷,小奶奶,别在这里闹了,回书房去玩吧。”说完,侧一侧身,又睡着了。

兄妹二人不甘心,又围着他打。管家瞪起眼睛说:“你们为什么不听话?如果再不回去,我就去告诉你们的母亲。”二人便转身跑开。管家再次闭上眼睛睡了。

渐渐地,管家做起美梦来。突然,他感到重重的一击,美梦被打断。他心生怒气,吼道:“你们不听话,看我非揍你们不可。”举起拳头就要打,可仔细一看,面前站的不是孩子,而是裴尚书,心中惊慌起来。

裴尚书厉声说道:“你白天在这里睡觉,嘴里还喊着要打人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这时,端端和重阳也从假山后探出头来。管家顿时在心中叫道:“糟糕,要出事了!”

果然,裴尚书看见了两个孩子,问道:“这是谁家的孩子,怎么跑到我家花园里来了?快给我出来!”两个孩子慢慢地走出假山,端端怯怯地说:“我们是裴尚书家的。”

管家赶紧接着说:“谁说不是裴尚书家的花园?小孩子怎么能随便闯入,还不赶快离去!”重阳噘着嘴说:“你居然敢骂我们,我要去告诉父亲和母亲。”

管家装做无奈地说:“你们两个孩子真不讲理!闯到花园里来采摘了花木,还说要告诉你们父母去。你们惹恼了您爷爷,非着实揍你们一顿不可!”说着,握着拳头就要打。二人见状,赶紧跑开。管家挥着拳头说:“你们两个往哪里跑?不往前边走,倒往后边走,我抓住你们,一定不轻饶。”

裴尚书在旁边看着,一直见两个孩子跑进书房,心里有些疑惑,想道:“这两个孩子看样子不是寻常人家的,为什么会跑到书房里去了?这老头神色慌张,说的话也许有谎。我一定要弄个明白。”想到这里,便说:“管家,我们去书房看看。”

管家支吾着,还没想出理由阻止,裴尚书已经迈步朝书房走去。管家跟在后面没了主意,心中叫苦不迭。

裴尚书三步并做两步跨到书房,推开门,只见一个女子闪身而去。裴尚书厉声问道:“这书房里怎么还有一个妇人,是谁家的?你快给我说清楚。”

管家心慌意乱,支吾着说:“这妇人大概是采摘了两朵花儿,怕老爷看见,才躲到这里。老爷,你就饶了她吧,让她回家去。”

裴尚书气愤地说:“不行!我怎么能轻饶这样的女子?管家,你去给我找人来,将她拿到芙蓉亭上问罪。”管家无计可施,站在那里不动。裴尚书大声吼道:“你还

不快点去！难道想违抗我吗？”

这时，李千金见事情暴露，再躲也不行，本来紧张惧怕的心反而平静了一些，索性站出来说：“老爷，我是少俊的妻子。”

裴尚书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胡说！我儿子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你说是他的妻子，那你们结婚是谁做的媒人？下了多少财礼？谁做的主婚人？”李千金无法回答，只得低着头。

裴尚书又问：“刚才的两个小孩是谁的？你快说！”李千金硬着头皮说：“老爷，那两个小孩是我和少俊生养的。”裴尚书听罢，怒上心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事情居然坏到这个地步，真是要气死我了！”

管家在旁边劝解说：“老爷，你不该生气，应该高兴才是！老爷没花一分财礼，就娶了这花枝一般的儿媳妇，还有一双好子孙。应该摆筵席庆祝一番。少奶奶，你去照看孩子吧。”

裴尚书怒吼道：“住嘴！这女人一定是娼妓，出身歌楼酒肆，怎么配做我家媳妇！”李千金辩解说：“老爷，我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良家儿女，不是那种下贱的人。”

裴尚书蛮横地说：“住嘴！歌妓舞女有谁认识，茶房酒肆出身又有什么标记！不论怎样，女人跟男人偷情私奔，便是天大的罪过，这种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赦免。我要把你送到官司去问明白，要打得你低头认罪。”李千金倔强地说：“老爷，你尽管送官吧。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低头的。”

裴尚书气得直瞪眼睛，突然向管家吼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一开始就说谎，一定知道内情，还不照实说出来。”

管家见抵赖不过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我说就是。七年前少爷去洛阳买花苗，张千跟着去，都是他撺掇少爷拐来这个女人的。”

裴尚书气愤地说：“这个孽种！管家，你去府门外候着，等夫人和少爷回来，就叫他们到这里来见我。”管家应声而去。裴尚书在那里踱起步来。

八、裴少俊被逼休妻

管家匆匆忙忙来到府门外，正巧裴少俊他们的车马刚到。管家施礼见过夫人，然后就附在裴少俊的耳边低语了几句，裴少俊大惊失色。夫人看见后问道：“管家，出什么事了？”管家说：“回禀夫人、少爷，老爷在后花园的书房里等着你们去，说是有些事情呢。”二人听罢，便匆匆进去。

他们刚走进书房，就听裴尚书大声责备道：“夫人，没想到你和孩子串通一气，乱我家法！”夫人感到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老爷，出了什么事？我们刚进来你就发火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裴尚书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为什么，你去问你的儿子！这就是他七年来在后园里做下的功课！我非把他送到官司里去，依法处治他。”

夫人环顾房中，才看到李千金和不远处的两个孩子。夫人惊讶不已，拉着裴少俊说：“孩子，难道你真的做出了伤风败俗、辱没家门的事情？孩子，你真糊涂呀！”裴少俊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裴尚书气愤地说：“他既然做出伤风败俗、辱没家门的事，我也不会轻饶他。来人呀！把这个不孝之子拖到官司里去，依法治罪。”几个仆人上前就拖。

裴少俊挣扎着说：“父亲，原谅我吧。我是卿相的儿子，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就去吃官司受污辱？父亲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情愿写休书把她休掉。父亲，求求你宽恕我吧！”夫人也在旁边拉着，苦苦地哀求。裴尚书无奈，示意仆人退下。

李千金听到裴少俊的话，心中大失所望，想道：“这些人太粗暴、太薄情，丈夫又懦弱无能，也是我时运不济，该遭毁灭。我本冰清玉洁，可到头来要被人拆散，只落得凄惨无限。”

这时，裴尚书面对着她指责道：“我裴家世代都是官宦之家，我就像那堂堂正正的周公，夫人就像那贤德的孟母。都是你这个淫荡的女人，毁坏了我儿子的前程，辱没了裴家的祖宗。你听着：你说你出身官宦人家，却为什么与人私奔？当初无盐女在郊外采桑，齐王遇见她，想让她同车回宫做王后，她却说：‘不行，要告知父母后才能成婚。不然的话，就是私奔。’呸！你与她相比，真是败坏风俗，还不知嫁过几个丈夫！”李千金执意地纠正说：“老爷，我只有裴少俊一个！”

裴尚书听罢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还狡辩！你难道不知道女子要仰慕贞节自守的人，男子要学习贤能善良的人吗？明媒正娶才能做妻子，私奔则只能做妾。你还不回到娘家去！”李千金固执地说：“我不回去！我相信我们的姻缘是上天赐予的！”

裴尚书见她如此固执，脑筋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把头上的玉簪拿来。你说这姻缘是天赐的，就面对苍天占一卦，用石头把玉簪磨得像针一般细，如果不折就是天赐姻缘，我们也就认了，如果折断那你就回家去！”说着，将玉簪递给她。

李千金接过玉簪，拿起管家捡来的石头，慢慢地磨起来。她心神难以集中，忧愁和郁闷填满胸中，脑海里一片乱麻，有些头晕眼花、双手不灵。她尽量不去看裴尚书狠毒的眼神和裴少俊懦弱的表情，想集中精力轻轻拿、慢慢磨，企盼着玉簪

不折。可是，“叮当”一声，玉簪还是折成两三节。她呆呆地望着那折断的玉簪，默默无语。

裴尚书指着说：“玉簪断了，这怪不得我们。为了表示公正，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用一根游丝系住一个银瓶，到井里去提水。如果游丝不断，就是天赐的夫妻；如果断了，就再也没办法，你只好回家去！”说完，便叫人取来东西，一起走到井边。

李千金拿着游丝和银瓶，心里想：“这分明是陷人的坑、千丈的洞穴，胜过那浊浪滚滚的大江，难以幸免于难。”她慢慢将游丝系住银瓶，轻轻放到井里，可刚想往上提，便听到“咕咚”一声，游丝断了，银壶瓶掉到井里了。她暗道：“完了！冰弦一断，爱情也就绝了；银壶瓶落井，我们夫妻就只有永别。”

裴尚书在旁边说：“既然玉簪折断，银瓶落井，这便是上天要让你们二人分离。现在就让这孽子写一封休书给你，打发你回娘家去。”又转身向裴少俊说：“你也不要留在家中，今天就收拾琴剑书箱，上朝去应举求官，只将一对儿女留下。”李千金还想说话，可裴尚书不由分说，扯着裴少俊就走了。

李千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泪水涌出眼眶，如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往下落。这时，端端和重阳跑过来，围着她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能走，我们不要你走。”说着便都哭起来。

李千金强忍住眼泪，抚摸着两个孩子说：“我的孩子，妈妈也不想离开你们，可没有办法啊！孩子，你们要懂事，妈妈以后再也不能够看见你们了，你们要听爸爸的话！”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。

李千金心如刀绞，哭喊道：“天哪！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，要让我们骨肉分离，叫我们痛不欲生！”此时此刻，她才知道花正开时往往被风摧残，月正圆时常常被云遮掩，人刚有快乐时常会遇到撕心裂肺的痛苦。

正在她们母子痛苦不已的时候，裴少俊拿着休书走来，哽咽地说：“不要再哭了，哭久了会伤身体。你放心地回娘家去吧，我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儿女的。”

李千金擦着眼泪说：“少俊，我虽是残花败柳，但不要因此结冤仇，我与你生儿育女，毕竟是夫妻。我们原指望生能结发同枕席、死能黄泉共为友，可怎奈是一场美梦。这既是前世的缘分，也是今生的罪孽。少俊啊，我与你白坐了一阵宝马香车，如今就送我回娘家吧。”

裴少俊也拭着泪说：“这一切都怪父亲太狠心！活生生硬将我们夫妻拆散、把母子分离。我实在不愿意让父亲把我们俩送到官司，不忍心看着有人在公堂上逞威风，不得不写下这封休书。我已让张千收拾好琴剑书箱，对父亲说即刻上朝取试，也就瞒着他，先悄悄送你回娘家去。如果天生有缘，我们还会破镜重圆、再结

夫妻的。”

这时，张千走来说：“少爷，少奶奶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车马也预备停当，快走吧。”

端端和重阳听说，用力抱着母亲，哭着说：“我们不让你走，我们不让你走！”张千走过去，用力拉开两个孩子。李千金看看他们，无可奈何地坐在车上。裴少俊叮嘱了张千几句，也坐上车。马车飞快地跑起来，不久就消失了。

九、梅香作伴挨日月

张千随车来到洛阳李府，只见门第萧条，那棵杏树的枝头依然探在墙外，只是残枝败叶，毫无生机了。张千走到门前边敲打边喊：“李府家院快点出来，你家小姐回来啦！”一会儿，梅香满面愁容地打开了门。她见是千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继而就扑向前去，与千金抱头痛哭。张千上前劝阻着：“梅香，怎好一见面就哭呢！小姐现在身体很弱，还不赶快将她搀进屋去！”接着又对千金说：“小姐，我这就回长安了，你千万想开点，要多多保重自己！”千金止住哭泣说：“劳你今后多多费心，照料好端端、重阳，我只是牵挂他们呀！”张千答道：“小姐放心就是，张千一定做到！”说着就上了车，离开李府。

千金告别了张千，在梅香的搀扶下来到前厅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她抬起红肿的眼睛，满屋扫视了一下，只见过去家中的古玩、字画及父亲常看的书籍等物已荡然无存，不禁心中一颤，她忙问梅香：“梅香，我父母现在何处？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？”这一问不要紧，问得梅香又哭泣起来，梅香说：“小姐不知，你与裴相公走后，夫人因念你而一病不起，第二年春天就告世了。老爷也因夫人病重，急得旧病急发，还不到年底他也随夫人去了。”

千金听罢，心如刀割，失声痛哭起来：“爹呀！娘呀！都是不孝的女儿害了你们呀！你们这么早就走了，让女儿孤身一人今后怎么活呀！”

梅香呆在一旁，她想：小姐能放声哭出来，心里就不会憋得慌了。想罢，就到后院烧开水去了。

梅香泡了一杯茶端来，见千金已是有气无力，哭声小了许多，便拿过一块毛巾，将千金揽在怀内，替她擦拭着泪水劝慰道：“小姐，老爷和夫人已入土多年，是不能再转世的，你千万要保重自己，别哭坏了身子啊！”说着端起茶水给千金喝了两口。又说：“你先静养两天，等哪天天好，我们就去给老爷、夫人上坟去！”千金咽下水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梅香见千金情绪稍好,又心直口快地说:“小姐,兴许这会儿我不该问,但我知道,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?你为何在这个时间回来?裴相公他怎么没陪你一起来?”

千金的眼圈又红了起来,她咬了咬下嘴唇,憋住泪水,用已沙哑了的嗓子将她这七年多的夫妻恩爱生活,裴行俭如何逼她石上磨玉簪、井底引银壶,裴少俊如何写休书等事向梅香述说了一遍。梅香听着,气得脸都变了色,她忿忿地说:“裴尚书竟然替儿嫌妻,真是不通人性!那没骨气的裴少俊,读了几车书才会写休书,竟连自己的妻儿也保全不住!小姐你回来倒好,省得再受他裴家的窝囊气!”千金听了梅香的话,只有无语哽咽。

就这样李千金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洛阳家中,可父亲母亲已双双去世,家中的仆人也纷纷离去,只剩下几个人守着偌大的住宅和庄田。李千金眼见着这一切,悲痛万分,更感到凄凉无限。从此,她少言寡语,常常呆坐在那里,回想着往事。

十、得状元洛阳寻妻

一天清晨,李千金醒来,望着那精致剔透的竹帘、绿色的窗户和朱红色的大门,心中又生悲伤,想道:“这宽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人住着,真让人感到冷清孤独。这都是因为当初墙头马上,与裴少俊眉来眼去,引得一时的欢娱,却落得这种下场,苦不堪言!如今我与儿女相隔千里,又不知裴少俊的音讯,半夜三更再听到杜鹃的叫声,更让我悲愁难耐。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?”她想着想着,禁不住流下眼泪,湿透了衣衫。

这时,梅香走进屋来,说道:“小姐,你又在这里伤心了,这样下去你会愁病的。今天天气很好,快快起身,到花园里散散心吧。”说着,便搀扶着李千金走到花园。

她们刚在亭子里坐下,一个仆人就走来说:“启禀小姐,府门外有个自称姓裴的人,要来求见小姐。”李千金有些惊讶地说:“难道是裴少俊吗?”梅香对仆人说:“知道了,你让他在外面等着。”

李千金有些不知所措,喃喃地说:“如果真的是他,又有什么事情?我该怎么办?”梅香冷静地说:“小姐别急,你先回堂屋里坐着,待我出去看看再说。”说罢,就扶着李千金回到屋里。

梅香独自来到府门前,见来人果然是裴少俊,怒气顿生。裴少俊拱手说:“原

来是梅香呀。请问小姐在家吗？我想见见她。”

梅香装作不识，说道：“你是谁呀？我这里哪有什么小姐？你这个男子太不识时务，怎么胡言乱语？你搞错了，我要回屋了。”说着，将大门关闭，不管裴少俊在外面如何敲门，她径直回屋去了。

李千金迎着她问：“梅香，门外到底是谁？”梅香回答说：“门外确实是姐夫，穿着书生衣服傻站在那里。”

李千金失望地说：“他怎么还穿着书生的衣服？难道是他上朝应举却名落孙山，羞愧得不敢回家，也无心面见乡邻？他整天夸夸其谈，嘴里总是‘之乎者也’，好似喷珠吐玉，却不着边际。我原以为他深得诗书文章的精义，下笔如神，无人能比，却原来读了五车书，只会写弃妻的休书。他那落榜之人也只能到大学去做斋长，再不要妄想做高官。”

正当这时，裴少俊走了进来，梅香气愤地问：“你这男子怎么随便闯进别人家门？快快出去。”裴少俊说道：“我知道没有搞错。梅香，你不让我进来，我只好自己进来了。我真的要见小姐。”

裴少俊说着，走到李千金面前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小姐，自从分别以后，你还过得好吗？”李千金将头转到一边，沉默不语。

裴少俊又走近一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希望与你和好，重做夫妻。”李千金一听此言，就怒上心头，说道：“裴少俊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想再纠缠我，我却怕吃官司违反刑律。我们既已分离，我便铁了心，不再去冒犯那严峻的官法。想当初你的母亲没有丝毫母子之情，你的父亲也不肯顾惜子孙，而你这个正人君子，下惠先生，也没有言语。你的父亲说我不贤惠伤风败俗，你怎么能不遵从父命，到处浪荡，还勾引妇女！”

裴少俊听她数落完毕，才语气缓和地说：“小姐，过去的事是我父母的错，当时我无能为力。现在我中了状元，又做了洛阳县尹，可以自己做主了，而我父亲已经辞官。所以我今天特意来认你，希望重修旧好。”

原来这裴少俊，自千金被赶出府门后，就整点行装，上朝应试去了。

时光如流，转眼到了秋日，少俊进士及第考取了第一名。又经殿试后中了头名状元。不久，皇帝授他为洛阳县令。

少俊得官后，裴行俭自然满心欢喜。多日来，他请遍亲朋宾客，开宴庆贺。裴少俊无心应酬，他带着张千不辞而别奔洛阳去了。

两人到了洛阳，少俊没去官府上任，而是直奔李府而来。

而李千金却不知道这一切，继续冷嘲道：“你中了状元，做了高官，大门上镶嵌着八椒图，实在该有人庆贺。你的父亲告老还家，吏部的名册上免了职，户部里

取消了俸禄，可不能白让他担着尚书的名号，我看还是叫他管着那普天下的姻缘簿。”

裴少俊不理睬她的讽刺语言，接着说：“我已做了这个地方的县尹，想今天就把行李搬来，早些与你和好。”

李千金连连摇头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我这里你住不得！你还是赶紧出去，否则我让人把你推出去，恐怕你会感到太难过。当初我被逐出门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有没有罪责？如今又要来相认，你既已为官就该通情达理，这样做却为什么不感到羞愧？”

裴少俊被责问得满脸通红，仍然固执地说：“我与你是元配夫妻，还有一双儿女，你为什么还不认我？难道你不懂得远近亲疏吗？”

李千金恨恨地说：“你说我不懂得远近亲疏，我倒说我是有眼无珠，当初没有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现在却要分辨出贤能与愚鲁，不能再出差错。”

裴少俊解释说：“当初都是我父亲的主意，与我没有关系，你不该完全怪罪于我。”李千金说道：“他们一个是堂堂正正的周公，一个是贤德的孟母。可我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不是歌楼酒肆的娼妓。俗话说‘行下春风望夏雨’，我与你一见倾心，想做个终生伴侣，却落得个毁了你少俊的前程、辱没你裴家祖宗的骂名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？”

裴少俊劝解说：“小姐，当初是我父亲误会了你，不能容忍你，可我又怎么能违背父亲的意愿呢？你是读过书的聪明人，难道没有听说过：‘做儿子的很喜欢自己的妻子，可父母不喜欢，就要休了她！做儿子的不喜欢自己的妻子，可父母说她服侍得很好，就要好好与她做夫妻，终身不变。’如今我父亲已经改变了主意，你就认了吧。”

李千金说道：“裴少俊，你怎么还明白？你的母亲从来就狠毒，你父亲又固执嫉妒。他虽治国忠直，廉洁奉公，却不知为什么做事太糊涂！人人都希望夫妻和睦、情投意合，你父亲却多管闲事，硬要拆散儿子美满的姻缘。我又怎么能与他们共处呢？你还是走吧！”

裴少俊言辞已穷，眼看着不能让李千金回心转意，只得失望地转身离去。

十一、认旧亲破镜重圆

裴少俊未能说服李千金，便心灰意冷地走出李府大门。他自知当日对李千金的伤害太大了，如今想挽救实在太难，可自己却越来越感到离不开她。

他失魂落魄地在街上走着。才走了不久,就听到有人叫道:“少俊,少俊!”他仔细一看,迎面走来几个人,居然是他的父亲、母亲和两个孩子。孩子认出了他,叫喊着“爸爸”,朝他扑了过来。

裴少俊紧紧搂着两个孩子,裴尚书和夫人也走到跟前。裴少俊惊讶地问道:“父亲,母亲,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?”

裴尚书面有愧色地说道:“家中遍宴宾客,你却不辞而别,我就知道你是来寻千金了,两个孩子也每日思念母亲,我又得知千金就是我的好友李世杰的女儿,所以特地带着全家来了。”

裴少俊神情黯然地说:“父亲,我才从李家出来,小姐她无论如何也不肯认我,说我当初休了她。”裴尚书安慰着说:“孩子,别急!我们再去一次,她会认的。”说着,便又带着家人朝李府走去。

他们一家人来到李府门口,经人通报,梅香便领着他们走进屋中。

李千金见到他们,对裴少俊说:“我已经对你说清楚了,你还来干什么?”裴少俊正要答话,裴尚书拦住他,和颜悦色地说:“孩子,当初我只认为你是歌妓娼女,不知道你是李世杰的女儿,见你偷跑到我家,我一气之下才做出不该做的事。其实,在你小的时候,我们两家大人就提起过你们俩的亲事,谁知你不等我家来求亲,就暗自与少俊自主婚姻,偷偷跑到我家来,还瞒着我们,又不说是李世杰的女儿。”

李千金插话道:“我说过我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,可你不相信,又怎能相信我是李世杰的女儿?”

裴尚书连声说:“是我的错,是我的错!如今我知道错了,专程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,牵着羊,担着酒,来向你赔礼道歉,希望你能原谅我。”接着,转身对仆人说:“快去拿酒来,我要敬小姐一杯!”

李千金急忙说:“慢着!老爷的酒,我实在不敢喝。我既然已被你们逐出门外,就没有面目再认亲。你们都走吧。”

夫人走上前来,说:“小姐,我替你把两个孩子抚养这么大,没有功劳有苦劳,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认了吧!”

两个孩子也跑上前来,拉着李千金的手说:“母亲,我们是你的儿女,一直想念你,你就认了父亲和我们吧!”

李千金看着他们,心里想:“老夫人带孩子也确实不易,受了许多煎熬,一双儿女也天真可爱,真不忍心见他们哭泣,可那老爷专横跋扈,说不定哪天又要想法整治我,我不能再受他的侮辱。”想到这里,她强忍着心痛说:“我的主意决不改变,你们走吧。”

裴尚书见状，生气地说：“我们都已经说尽了好话，可你仍然不肯相认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勉强，现在就领着孩子回去。”说完，强扯着两个孩子就往屋外走。

端端和重阳用力甩开裴尚书的手，擦着眼泪，悲痛地说：“母亲，你好狠心哪！当初与你分别，我们痛苦得快要死了。今天你又不肯相认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不如死了干净。”说着，就要朝桌子撞去。

李千金急忙拉着他们，伤心地哭着说：“孩子，我不想认他们，这是大人之间的事，与你们无关，你们为什么要寻死呢？罢，罢，罢！既然你们也希望我认，我就认了吧！只要你们高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千金站起身来，对裴尚书和夫人施礼道：“公公、婆婆，请受媳妇几拜。”说着，便躬身拜了拜。

裴尚书高兴地说：“快快起身！既然你认了，从今以后我们就真正是一家人了，我非常高兴。快拿酒来，我要敬你一杯。”说着，接过仆人递给的酒杯和酒瓶，满满地斟了一杯，双手递给李千金。

李千金急忙接过酒杯，说道：“公公不必客气，我是你的儿媳，怎敢劳驾让公公亲自为我执壶举杯呢？公公这样做，倒让我猛然间想起当初玉簪折断、银瓶坠井、写休书的情景，只怕重蹈覆辙。”

裴尚书尴尬地说：“孩子，往日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否则我真羞愧难当哪。今天你们夫妻破镜重圆，我们全家重新团聚，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，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。”

裴少俊也在旁边附和着说：“父亲说得对！我们都应该高兴才是。”

李千金瞪了他一眼，又对裴尚书和夫人说：“公公、婆婆，请你们听我说一句心里的话，当初卓文君美貌无比，一时偷听了司马相如的求凰曲，便一同私奔到成都。也是她天生有福，她的父亲宽宏大度，让他们成就了姻缘。她卓文君当垆卖酒传为佳话，我李千金墙头马上却是伤风败俗！简直是天壤之别。”

裴尚书笑着说：“我确实不如卓文君的父亲，没有顾及到你们的感情。如今事已过去，话已说明，阖家团圆，我要杀羊置酒，大摆筵席来庆贺。”

端端和重阳见大人们和好，非常高兴，将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手拉在一起，说道：“父亲，母亲，从今以后都要高高兴兴的，不能再生气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

李府的大院里重又热闹起来，时时传出欢乐的笑声。

剧作者小传

白朴初名恒，字仁甫，后改字太素，号兰谷先生。1226年生，卒年不详。祖籍奥州（今山西河曲县），生于金都南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。作品知有杂剧十六种，今存三种，有三种存遗曲，另有词集《天籁集》二卷存世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折

〔冲末扮裴尚书引老旦扮夫人上，诗云〕满腹诗书七步才，绮罗衫袖拂香埃，今生坐享荣华福，不是读书那里来。老夫工部尚书裴行俭是也。夫人柳氏，孩儿少俊。方今唐高宗即位仪凤三年，自去年驾幸西御园，见花木狼藉，不堪游赏；奉命前往洛阳，不问权豪势要之家，选拣奇花异卉，和买花栽子，趁时栽接。为老夫年高，奏过官里，教孩儿少俊承宣驰驿，代某前去。自新正为始，得了六日宣限，那的是老夫有福处；少俊三岁能言，五岁识字，七岁草字如云，十岁吟诗应口，才貌两全，京师人每呼为“少俊”，年当弱冠，未曾娶妻，不亲酒色。如今差他出去公干，万无一失。教张千服侍舍人，在一路上休教他胡行，替俺买花栽子去来。〔下〕〔外扮李总管上，云〕老夫姓李，双名世杰，乃李广之后，当今皇上之族。嫡亲三口儿，夫人张氏，有女孩儿小字千金，年方一十八岁；尤善女工，深通文墨，志量过人，容颜出世。老夫前任京兆留守，因讽谏则天，谪降洛阳总管。老夫当初曾与裴尚书议结婚姻，只为宦路相左，遂将此事都不提起了。如今左司家勾唤我，今日便行，留下夫人与孩儿紧守闺门，待我回来，另议亲事，未为迟也。〔下〕〔正末扮裴舍人引张千上，云〕小生是工部尚书舍人裴少俊。自三岁能言，五岁识字，七岁草字如云，十岁吟诗应口，才貌两全，京师人每呼为“少俊”。年当弱冠，未曾娶妻，惟亲诗书，不通女色。承宣驰驿，前来洛阳，不问权豪势要之家，名园佳圃，选拣奇花和买花栽子，就用一车装送，来日起程。今日乃三月初八日，上巳节令，洛阳王孙士女，倾城玩赏。张千，咱每也同你看去来！〔下〕〔正旦扮李千金领梅香上，云〕妾身李千金是也。今日是三月上巳，良辰佳节。是好春景也呵！〔梅香云〕小姐，观此春天，真好景致也！〔正旦云〕梅香，你觑着围屏上佳人才子，士女王孙，是好华丽也。〔梅香云〕小姐，佳人才子为甚都上屏障？非同容易也呵！〔正旦唱〕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往日夫妻，夙缘仙契。多才艺，倩丹青写入屏围，真乃是画出个蓬莱意。

〔梅香云〕小姐看这围屏，有个主意，梅香猜着了也：少一个女婿哩！〔正旦唱〕

【混江龙】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，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？宁可教银缸高照，锦帐低垂，菡萏花深鸳并宿，梧桐枝隐凤双栖。这千金良夜，一刻春宵，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？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“鸳鸯被”！〔梅香云〕等老相公回来呵，寻一门亲事，可不好也！〔正旦唱〕流落的男游别郡，耽阁的女怨深闺！

〔梅香云〕小姐这几日越消瘦了。〔正旦唱〕

【油葫芦】我为甚消瘦春风玉一围？又不曾染病疾，近新来宽褪了旧时衣！〔梅香云〕夫人道：小姐不快时，少做女工，胜服汤药。〔正旦唱〕害的来不疼不痒难医治，吃了些好茶好饭无滋味，似舟中载倩女魂，天边盼织女期；这些时困腾腾每日家贪春睡，看时节针线强收拾。

【天下乐】我可便提起东来忘了西。〔梅香云〕昨日几家来问亲，小姐不语怎么？〔正旦唱〕咱萱堂又觑着面皮。至如个穷人家女孩儿到十六七，或是谁家来问亲，那家来做媒，你教女孩儿羞答答说甚的？

〔梅香云〕今日上巳，王孙士女，宝马香车，都去郊外玩赏去了。咱两个去后花园内看一看来。〔正旦云〕梅香，将着纸墨笔砚，咱去来。〔做行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【那吒令】本待要送春向池塘草萋，我且来散心到茶架底，我待教寄身在蓬莱洞里。蹙金莲红绣鞋，荡湘裙鸣环珮，转过那曲槛之西。

【鹊踏枝】怎肯道负花期，惜芳菲；粉悴胭憔，他绿暗红稀，九十日春光如过隙，怕春归又早春归！

【寄生草】柳暗青烟密，花残红雨飞。这人人和柳浑相类：花心吹得人心碎，柳眉不转蛾眉系。为甚西园陡恁景狼藉？正是东君不管人憔悴！

【么篇】榆散青钱乱，梅攒翠豆肥。轻轻风趁蝴蝶队，霏霏雨过蜻蜓戏，融融沙暖鸳鸯睡。落红踏践马蹄尘，残花酝酿蜂儿蜜。

〔裴舍骑马引张千上，云〕方信道洛阳花锦之地，休道城中有多少名园，〔做点花本科，云〕你觑这一所花园……〔做见旦惊科，云〕一所花园……呀！一个好姐姐！〔正旦见末科，云〕呀！一个好秀才也！〔唱〕

【金盏儿】兀那画桥西，猛听的玉骢嘶。便好道杏花一色红千里，和花掩映美容仪。他把乌靴挑宝镫，玉带束腰围，真乃是能骑高价马，会着及时衣。

〔正末云〕你看他雾鬓云鬟，冰肌玉骨，花开媚脸，星转双眸。只疑洞府神仙，非是人间艳冶。〔梅香云〕小姐，你听来！〔正旦唱〕

【后庭花】休道是转星眸上下窥，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。便锦被翻红浪，罗裙作地席。〔梅香云〕小姐休看他，倘有人看见……〔正旦唱〕既待要暗偷期，咱先有意，爱别人可舍了自己！

〔梅香云〕小姐，你却顾盼他，他可不顾盼你哩！〔张千上，云〕舍人，休要惹事，咱城外去看

来。〔做催科〕〔裴舍云〕四目相觑，各有着心；从今已后，这相思须害也！〔张千做催打马科，云〕舍人，去罢！〔裴舍云〕如此佳丽美人，料他识字，写个简帖儿嘲拨他。张千，将纸笔来，看他理会的么？〔做写科，云〕张千，将这简帖儿与那小姐去。〔张千云〕舍人使张千去，若有人撞见，这顿打可不善也。〔裴舍云〕我教你：有人若问呵，则说俺买花栽子。不妨事，若见那小姐，说：“俺舍人教送与你。”〔张千云〕舍人，我去！〔裴舍云〕那小姐喜欢，你便招手唤我，我便来；若是抢白，你便摆手，我便走。〔张千云〕我知道。〔做见旦科，云〕小姐，你这后花园里有卖花栽子么？〔梅香云〕这里花栽子，谁要买？〔张千云〕俺那舍人要买。〔做招手，裴舍望科，云〕谢天地，事已谐矣！〔梅香做叫科，云〕小姐，那两个人拿过一张儿纸来，不知写什么？小姐看咱！〔正旦做念诗科，云〕“只疑身在武陵游，流水桃花隔岸羞；咫尺刘郎肠已断，为谁含笑倚墙头！”梅香，将纸笔来。〔做写科，云〕梅香，我央你咱，你勿阻我，将这一首诗送与那舍人。〔梅香云〕小姐，教我送这诗与谁去也？诗中意怎生？见那秀才道甚的？则怕有人撞见怎了！〔正旦云〕好姐姐，你与我走一遭去！〔梅香云〕你往常打我骂我，今日为甚的央我，着我寄与谁？〔正旦唱〕

【么篇】你道是情词寄与谁，我道来新诗权作媒。我映丽日墙头望，他怎肯袖春风马上归？怕的是外人知，你便叫天叫地，哎！小梅香好不做美！

〔梅香云〕这简帖我送与老夫人去。〔正旦云〕梅香，我央及你，要告老夫人呵，可怎了！〔梅香云〕你慌么？〔正旦云〕可知慌哩！〔梅香云〕你怕么？〔正旦云〕可知怕哩！〔梅香云〕我逗你耍哩。〔正旦云〕则被你唬杀我也。〔梅香送裴舍科，云〕俺小姐上复舍人，看这首诗咱。〔裴舍看科，诗云〕“深闺拘束暂闲游，手拈青梅半掩羞。莫负后园今夜约，月移初上柳梢头。千金作。”这小姐有倾城之态，出世之才，可为囊篋宝玩。〔梅香云〕俺小姐道来：“今夜后园中赴期，休得失信。”〔裴舍云〕张千，俺打那里过去？〔张千云〕跳墙过去。〔梅香转向旦云〕小姐，他待跳墙来也。〔正旦唱〕

【赚煞】这一堵粉墙儿低，这一带花阴儿密。与你个在客的刘郎说知，虽无那流出胡麻香饭水，比天台山倒径抄直！莫疑迟，等的那斗转星移，休教这印苍苔的凌波袜儿湿。将湖山困倚，把角门儿虚闭，这后花园权做武陵溪。〔下〕

〔裴舍云〕惭愧，这一场喜事，非同小可。只等的天晚，便好赴约去也！〔诗云〕偶然间两相窥望，引逗的春心狂荡。今夜里早赴佳期，成就了墙头马上。〔下〕

第二折

〔夫人同老旦嬷嬷上，云〕老身是李相公夫人。相公左司家唤的去了，不见回来。今日老身东阁下探妗子回来，身子有些不快。天色晚也，梅香，绣房中道与小姐，休教他出来。嬷嬷收拾前后，我歇息去也。〔下〕〔裴舍上，云〕我回到这馆驿安下，心中闷倦，那里有心去买花栽子？巴不得天晚了也，我如今与小姐赴期去来。〔下〕〔正旦同梅香上，云〕今日因去后园中看花，墙头见了那生，四目相视，各有此心，将一个简帖儿约今夜来赴期，我回到绣房中。梅香，不知夫人

睡去也不曾？〔梅香云〕我去看来。〔下〕〔正旦做睡，梅香推科，云〕小姐，小姐！〔正旦醒科，云〕我正好做梦哩。〔梅香云〕你梦见什么来？〔正旦唱〕

【南吕·一枝花】睡魔缠缴得慌，别恨禁持得煞。离魂随梦去，几时得好事奔人来？一见了多才，口儿里念心儿里爱，合是姻缘簿上该。则为画眉的张敞风流，掷果的潘郎稔色。

〔梅香云〕今夜好歹来也，则管里作念的眼前活现。〔正旦唱〕

【梁州第七】早是抱闲怨时乖运蹇，又添这害相思月值年灾。〔带云〕休道是我，〔唱〕天若知道和天也害！〔云〕梅香，这早晚多早晚也？〔梅香云〕是申牌时候了。〔正旦唱〕几时得月离海峤，才则是日转申牌。〔梅香云〕小姐，日头下去了，一天星月出来了。〔正旦唱〕怕露惊宿鸟，风弄庭槐。看银河斜映瑶阶，都不动纤细尘埃。月也，你本细如弓一半儿蟾蜍，却休明如镜照三千世界，冷如冰浸十二瑶台！禁炉瑞霭，把剔团圞明月深深拜：你方便我无碍，深拜你个嫦娥不妒色，你敢且半霎儿雾锁云埋。

〔梅香云〕这场事也容易哩。〔正旦唱〕

【牧羊关】待月帘微簌，迎风户半开。你看，这场风月规划——〔梅香云〕怎生规划？〔正旦云〕你与我接去。〔梅香云〕怕他不来，倒教我去接他？〔正旦唱〕就着这风送花香，云笼月色！〔梅香云〕小姐为什么着我接他去？〔正旦唱〕你道为甚着你个丫嬛迎少俊，我则怕似赵杲送曾哀。〔梅香云〕这里线也似一条直路，怕他迷了道儿？〔正旦唱〕你道方径直如线，我道侯门深似海。

〔梅香云〕你两个头目，自说话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骂玉郎】相逢正是花溪侧，也须穿短巷过长街。〔梅香云〕到那里便唤你来。〔正旦唱〕又不比秦楼夜宴金钗客，这的担着利害；把你那小性格，且宁奈。

【感皇恩】咱这大院深宅，幽砌闲阶，不比操琴堂，沽酒舍，看书斋。〔梅香云〕迟又不是，疾又不是，怎生可是？〔正旦唱〕教你轻分翠竹，款步苍苔；休惊起庭鸦喧，邻犬吠，怕院公来！

〔梅香云〕小姐，这来时可着多早晚也？〔正旦唱〕

【采茶歌】把粉墙儿挨，角门儿开，等夫人烧罢夜香来。月色朦胧天色晚，鼓声才动角声哀。

〔梅香云〕我说与你，夫人已睡了也，一准不来了。今夜嬷嬷又在前面守着库房门哩。到天色晚了，我点上灯，就接姐夫去。〔裴舍引张千上，云〕张千，休大惊小怪的，你只在墙外等着。〔做跳墙见科，云〕梅香，我来了也！〔梅香云〕我说去。小姐，姐夫来了也。你两个说话，我门首看着。〔裴舍云〕小生是个寒儒，小姐不弃，小生杀身难报。〔正旦云〕舍人则休负心！〔唱〕

【隔尾】我推粘翠靥遮宫额，怕绰起罗裙露绣鞋，我忙忙扯的鸳鸯被儿盖。翠冠儿懒摘，画屏儿紧挨，是他撒滞滞把香罗带儿解。

〔嬷嬷上，云〕这早晚小姐房里有人说话，在窗下听咱。呀！果然有人，我去觑破他。〔梅香

云)小姐,吹灭了灯,嬷嬷来也。〔嬷嬷云〕吹灭了灯,我听的多了也。你待走那里去?〔裴舍同旦做跪科,正旦云〕是做下来也,怎见父母!奶奶可怜见,你放我两个私走了罢,至死也不敢忘你。〔嬷嬷云〕兀的是不出嫁的闺女,教人营勾了身躯,可又随着他去。这汉子是谁家的?〔裴舍云〕小生是客寄书生,乞容宽恕!〔嬷嬷云〕俺这里不是赢奸买俏去处。〔正旦唱〕

【红芍药】他承宣驰驿奉官差,来这里和买花栽。又不是瀛州方丈接蓬莱,远上天台;比画眉郎多气概,骤青骢踏断章台。〔嬷嬷云〕都是这梅香小奴才勾引来的。〔正旦唱〕枉骂他偷寒送暖小奴才,要这般当面抢白。

〔嬷嬷云〕不是这奴胎是谁?〔正旦唱〕

【菩萨梁州】是这墙头掷果裙钗,马上摇鞭狂客。说与你个聪明的奶奶,送春情是这眼去眉来。〔嬷嬷云〕好,可羞也那不羞!眼去眉来,倒与真奸真盗一般,教官司问去。〔正旦唱〕则这女娘家直恁性儿乖,我待舍残生还却鸳鸯债,也谋成不谋败!是今日且停嗔过后改,怎做的奸盗拿获!

〔嬷嬷云〕你看上这穷酸饿醋什么好?〔正旦唱〕

【牧羊关】龙虎也招了儒士,神仙也聘与秀才,何况咱是浊骨凡胎!一个刘向题倒西岳灵祠,一个张生煮滚东洋大海;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,便银汉水两分开。委实这乌鹊桥边女,舍不的斗牛星畔客。

〔嬷嬷云〕家丑事不可外扬。兀那汉子,我将你拖到官中,不道的饶了你哩。〔裴舍云〕嬷嬷,你要了我买花栽子的银子,教梅香唤将我来。咱就和你见官去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三煞】不肯教一床锦被权遮盖,可不道九里山前大会垓,绣房里血泊浸尸骸。解下这搂带裙刀,为你逼的我紧也便自伤残害,颠倒把你娘来赖。〔梅香云〕你要他这秀才的银子,教我去唤将他来,便见夫人也则实说。〔嬷嬷云〕夫人也不信。〔正旦唱〕你则是拾的孩儿落的摔,你待致命图财。

【二煞】我怎肯掩残粉泪横眉黛,倚定门儿手托腮,山长水远几时来?且休说度岁经年,只一夜冰消瓦解,恁时节知他是和尚在钵盂在?他凭着满腹文章七步才,管情取日转千阶!

〔嬷嬷云〕亲的则是亲,若夫人变了心,可不枉送我这老性命?我如今和你商量,随你拣一件做;第一件,且教这秀才求官去,再来取你;不着,嫁了别人。第二件,就今夜放你两个走了,等这秀才得了官,那时依旧来认亲。〔正旦云〕嬷嬷,只是走的好!〔唱〕

【黄钟尾】他折一枝丹桂群儒骇,怎肯十谒朱门九不开?〔嬷嬷云〕若以后泄漏出些风声,枉坏了一世前程,拆散了一双佳配。常言道:“一岁使长百岁奴。”我耽着利害放您,则要一路上小心在意者!〔正旦云〕母亲年高,怎生割舍?〔嬷嬷云〕夫人处有我在,你自放心去罢!〔正旦同裴谢科〕〔正旦唱〕不是我敢为非敢作歹,他也有风情有手策;你也会圆成会分解;我也肯过从肯耽待,便锁在空房,嫁在乡外,你道父母年高老迈,那里有女孩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?女孩儿是你十五岁寄居的堂上客!〔同裴舍、梅香下〕

〔嬷嬷云〕他每去也，若夫人问时，说个谎道：“不知怎生走了。”料夫人必然不敢声扬，等待他日后再来认亲，也未迟哩。〔下〕

第三折

〔裴尚书上，云〕自从少俊去洛阳买花栽子回来，今经七年。老夫常是公差，多在外，少在里。且喜少俊颇有大志，每日只在后花园中看书，直等功名成就，方才娶妻。今日是清明节令。老夫待亲自上坟去，奈畏风寒，教夫人和少俊替祭祖去咱。〔下〕〔裴舍引院公上，云〕自离洛阳，同小姐到长安七年也，得了一双儿女；小厮儿叫做端端，女儿唤做重阳。端端六岁，重阳四岁。只在后花园中隐藏，不曾参见父母。皆是院公服侍，连宅里人也不知道。今日清明节令，父亲畏风寒，我与母亲郊外坟茔中祭奠去。院公在意照顾，怕老相公撞见。〔院公云〕哥哥，“一岁使长百岁奴”，这宅中谁敢提起个李字？若有一些差失，如同那赵盾便有灾难，老汉就是灵辄扶轮；王伯当与李密叠尸。为人须为彻。休道老相公不来，便来呵，老汉凭四方口，调三寸舌，也说将回去。我这是蒯文通、李左车。哥哥，你放心，倚着我呵，万丈水不教泄漏了一点儿。〔裴舍云〕若无疏失，回家多多赏你。〔下〕〔正旦引端端、重阳上，云〕自从跟了舍人来此呵，早又七年光景。得了一双儿女。过日月好疾也呵！〔唱〕

【双调·新水令】数年一枕梦庄蝶，过了些不明白好天良夜。想父母关山途路远，鱼雁信音绝。为甚感叹咨嗟？甚日得离书舍！

【驻马听】凭男子豪杰，平步上万里龙庭双凤阙；妻儿真烈，合该得五花官诰七香车。也强如带满头花，向午门左右把状元接；也强如挂拖地红，两头来往交媒谢。今日个改换别，成就了一天锦绣佳风月。

〔云〕我掩上这门，看有甚人来此？〔院公持扫帚上，云〕哥哥祭奠去了。嫂嫂跟前回复去咱。〔见科，云〕嫂嫂，舍人祭奠去了，院公特地与嫂嫂得知。〔正旦云〕院公可要在意者，则怕老相公撞将来。〔院公云〕老汉有句话敢说么？今日清明节，有甚节令酒果，把些与老汉吃饱了，只在门首坐着，看有甚的人来？〔旦与酒肉吃科，院公云〕夜来两个小使长把墙头上花都折坏了，今日休教出来，只教书房中耍，则怕老相公撞见。〔正旦唱〕

【乔牌儿】当拦的便去拦，我把你个院公谢。想昨日被棘针都把衣袂扯，将孩儿指尖儿都搥破也。

〔端端云〕奶奶，我接爹爹去来。〔正旦云〕还未来哩。〔唱〕

【么篇】便将球棒儿撒，不把胆瓶借；你哥哥这其间未是他来时节，怎抵死的要去接？

〔院公云〕我门口去吃了一瓶酒，一分节食，觉一阵昏沉，倚着湖山睡些儿咱。〔端端打科〕〔院公云〕唬杀人也！小爷爷，你要到房里耍去！〔又睡科，重阳打科〕〔院公云〕小奶奶，女孩家这般劣。〔又睡科，二人齐打介〕〔院公云〕我告你去也，快书房里去！〔裴尚书引张千上，云〕夫

人共少俊祭奠去了，老夫心中闷倦，后花园内走一遭去，看孩儿做下的功课咱。〔见院公云〕这老子睡着了。〔做打科，院公做醒，着扫帚打科，云〕打你娘，那小厮。〔做见，慌科，尚书云〕这两个小的是谁家？〔端端云〕是裴家。〔尚书云〕是那个裴家？〔重阳云〕是裴尚书家。〔院公云〕谁道不是裴尚书家花园？小弟子还不去！〔重阳云〕告我爹爹、奶奶说去。〔院公云〕你两个采了花木，还道告你爹爹、奶奶去？跳起您公公来也，打你娘！〔两人走科，院公云〕你两个不投前面走，便往后头去！〔二人见旦科，云〕我两人接爹爹去，见一老爹，问是谁家的。〔正旦云〕孩儿也，我教你休出去，兀的怎了？〔尚书做意科，云〕这两个小的不是寻常之家，这老子其中有诈。我且到堂上看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豆叶儿】接不着你哥哥，正撞见你爷爷。魄散魂消，肠慌腹热，手脚獐狂去不迭！相公把拄杖掂详，院公把扫帚支吾，孩儿把衣袂掀者！

〔尚书云〕咱房里去来。〔到书房，正旦掩门科〕〔尚书云〕更有谁家个妇人？〔院公云〕这妇人折了掩花，在这房内藏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挂玉钩】小业种把栊门掩上些，道不的跳天撅地十分劣；被老相公亲向园中撞见者，唬的我死临侵地难分说！〔尚书云〕拿的芙蓉亭上来。〔正旦唱〕氲氲的脸上羞，扑扑的心头怯；喘似雷轰，烈似风车！

〔院公云〕这妇人折了两朵儿花，怕相公见，躲在这里，合当饶过教家去。〔正旦云〕相公可怜见，妾身是少俊的妻室。〔尚书云〕谁是媒人？下了多少钱财？谁主婚来？〔旦做低头科〕〔尚书云〕这两个小的是谁家？〔院公云〕相公不合烦恼，合欢喜！这的是不曾使一分财礼，得这等花枝般媳妇儿，一双好儿女，合做一个大筵席，老汉买羊去。大嫂，请回书房里去者。〔尚书怒科，云〕这妇人决是娼优酒肆之家！〔正旦云〕妾是官宦人家，不是下贱之人。〔尚书云〕噤声！妇人家共人淫奔，私情来往，这罪过逢赦不赦。送与官司问去，打下你下半截来！〔正旦唱〕

【沽美酒】本是好人家女艳冶，便待要兴词讼，发文牒，送到官司遭痛决；人心非铁，逢赦不该赦？

【太平令】随汉走怎说三贞九烈？勘奸情八棒十挟；谁识他歌台舞榭，甚的是茶房酒舍！相公便把贱妾、拷折、下截，并不是风尘烟月！

〔尚书云〕则打这老汉，他知情。〔张千云〕这个老子，从来会勾大引小。〔院公云〕相公，七年前舍人哥哥买花栽子时，都是这厮搬大引小，着舍人刁将来的。〔张千云〕老子攀下我来也。〔尚书云〕是了，敢这厮也知情。〔正旦唱〕

【川拨棹】赛灵辄，蒯文通、李左车，都不似季布喉舌，王伯当尸叠。更做道向人处无过背说，是和非须辨别。

〔尚书云〕唤的夫人和少俊来者。〔夫人、裴舍上，见科〕〔尚书云〕你与孩儿通同作弊，乱我家法。〔夫人云〕老相公，我可怎生知道？〔尚书云〕这的是你后园中七年做下功课！我送到官司，依律施行者。〔裴舍云〕少俊是卿相之子，怎好为一妇人，受官司凌辱？情愿写与休书便了，告父亲宽恕！〔正旦唱〕

【七弟兄】是那些、劣懒痛伤嗟，也时乖运蹇遭磨灭。冰清玉洁肯随邪？怎生的

拆开我连理同心结？

〔尚书云〕我便似八烈周公，掩夫人似三移孟母。都因为你个淫妇，枉坏了我少俊前程，辱没了我家上祖。兀那妇人你听者：你既为官宦人家，如何与人私奔？昔日无盐采桑于村野，齐王车过见了，欲纳为后，同车。而无盐曰：“不可，稟知父母，方可成婚；不见父母，即是私奔。”呸！你比无盐败坏风俗，做的个男游九郡，女嫁三夫。〔正旦云〕我则是裴少俊一个！〔尚书怒云〕可不道女慕贞洁，男效才良；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你还不归家去！〔正旦云〕这姻缘也是天赐的！〔尚书云〕夫人，将你头上玉簪来。你若天赐的姻缘，问天买卦，将玉簪向石上磨做了针儿一般细，不折了便是天赐姻缘，若折了便归家去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【梅花酒】他毒肠狠切，丈夫又软揣些些；相公又恶嗽嗽乖劣，夫人又叫丫丫似蝎蜚：“你不去望夫石上变化身，筑坟台上立个碑碣？”待教我漫恹恹，愁万缕闷千叠。心似醉，意如呆；眼似瞎，手如瘸；轻拈掇，慢拿捻！

【收江南】呀！玳瑁挡拈做了两三截。有鸾胶难续玉簪折，则他这夫妻儿女两离别。总是我业彻，也强如参辰日月不交接。

〔尚书云〕可知道玉簪折了也。你还不肯归家去？再取一个银壶瓶来，将着游丝儿系住，到金井内汲水，不断了便是夫妻；瓶坠簪折，便归家去！〔正旦云〕可怎了也！〔唱〕

【雁儿落】似陷人坑千丈穴，胜滚浪千堆雪。恰才石头上损玉簪，又教我水底捞明月。

【得胜令】冰弦断，便情绝；银瓶坠，永离别。把几口儿分两处。〔尚书云〕随你再嫁别人去。〔正旦唱〕谁更待双轮碾四辙！恋酒色淫邪，那犯七出的应拚舍；享富贵豪奢，这守三从的谁似妾！

〔尚书云〕既然簪折瓶坠，是天着你夫妻分离。着这贼丑生与你一纸休书，便着你归家去。少俊，你只今日便与我收拾琴剑书箱，上朝求官应举去，将这一儿一女收留在我家。张千，便与我赶离了门者。〔下〕〔裴舍与旦休书科〕〔正旦云〕少俊，端端，重阳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〔唱〕

【沉醉东风】梦惊破情缘万结，路迢迢烟水千叠；常言道有亲娘有后爷，无亲娘无疼热。他要送我到官司逞尽豪杰，多谢你把一双幼女痴儿好觑者，我待信拖拖去也。

〔云〕端端，重阳儿也！你晓事些几个，我也不能勾见你了也！〔唱〕

【甜水令】端端共重阳，他须是你裴家枝叶；孩儿也！啼哭的似痴呆，这须是我子母情肠厮牵厮惹，兀的不痛杀人也！

【折桂令】果然人生最苦是离别，方信道花发风筛，月满云遮。谁更敢倒凤颠鸾，撩蜂剔蝎，打草惊蛇？坏了咱墙上传情简帖，拆开咱柳阴中莺燕蜂蝶。儿也咨嗟，女又拦截，既瓶坠簪折，咱义断恩绝！

〔张千云〕娘子，你去了罢，老相公便着我回话哩。〔正旦云〕少俊，你也须送我归家去来。〔唱〕

【鸳鸯煞】休把似残花败柳冤仇结，我与你生男长女填还彻。指望生则同衾，死则共穴。唱道题柱胸襟，当垆的志节。也是前世前缘，今生今业。少俊呵，与你干驾了会香车，把这个没气性的文君送了也！〔下〕

〔裴舍云〕父亲，你好下的也！一时间将俺夫妻子女分离，怎生是好？张千，与我收拾琴剑书籍，我就上朝取应去，一面瞒着父亲，悄悄送小姐回到家中，料也不妨。〔诗云〕正是石上磨玉簪，欲成中央折；井底引银瓶，欲上丝绳绝。两者可奈何，似我今朝别！果若有天缘，终当做瓜葛。〔下〕

第四折

〔正旦引梅香上，云〕自从裴少俊将我休弃了，回到洛阳，父母双亡，遗下几个使数和那宅舍庄田，依还的享用富贵不尽；则是撇下一双儿女，又未知少俊应举去，得官也不曾？好伤感人也！〔唱〕

【中吕·粉蝶儿】帘卷虾须，冷清清绿窗朱户，闪杀我独自离居。落可便想金枷，思玉锁，风流的牢狱。〔内做鸟鸣科〕〔唱〕谁叫你飞出巴蜀，叫离人不如归去！

【醉春风】家万里梦蝴蝶，月三更闻杜宇。则兀那墙头马上引起欢娱，怎想有这场苦，苦！都则道百媚千娇，送的人四分五落，两头三绪。

〔裴舍上，诗云〕亲捧丹书下九重，路人争识五花聪；想来全是文章力，未必家门积善功。小官裴少俊，自从上朝取应，一举状元及第，就除洛阳县尹之职。来到这洛阳城，我且换了衣服，跟寻我那李千金小姐去。问人来，则这里便是李总管家府门首。兀的不是梅香，小姐在家么？〔梅香见科，云〕我则做不知。我这里有什么小姐？这个汉子不达时务，你这里立地，我家去也。〔见旦科，云〕你欢喜也，姐夫在门首。〔正旦云〕这妮子又胡说。果然是他，你看他穿着什么衣服哩？〔梅香云〕他穿着秀才的衣服。小姐，真个我不说谎。〔正旦云〕可怎生穿着秀才衣服？〔唱〕

【满庭芳】长安应举，羞归故里，懒睹乡间。他那里谈天口喷珠玉，一划的“者也之乎”；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，读五车书会写休书；教斋长休题柱，想他人有怨语，兀的不笑杀汉相如。

〔裴舍云〕梅香进去了就不出来，我自过去。〔做见旦科，云〕小姐，间别无恙？今日还来寻你，依旧和你相好，重做夫妻。〔正旦云〕裴少俊，你是说什么话？〔唱〕

【普天乐】你待结绸缪，我怕遭刑狱；我人心似铁，他官法如垆。你娘并无那子母情，你爷怎肯相怜顾。问的个下惠先生无言语，他道我更不贤达败坏风俗，怎做家无二长，男游九郡，女嫁三夫！

〔裴舍云〕小姐，我如今得了官也。我父亲致仕闲居，我特来认你，我就在此处为县尹。〔正旦唱〕

【迎仙客】你封为三品官，列着八椒图；你父亲告致仕却离了京兆府。吏部里注定迁移，户部里革罢了俸禄，枉教他遥授着尚书，则好教管着那普天下姻缘簿。

〔裴舍云〕我则今日就搬将行李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这里住不的！〔唱〕

【石榴花】常言道好客不如无，抢出去又何如，我心中意气怎消除？你是睿付，负予何辜？既为官怎脸上无羞辱！〔裴舍云〕我与你是儿女夫妻，怎么不认我？〔正旦唱〕你道我不识亲疏，虽然是眼中没的珍珠处，也须知略辨个贤惠。

〔裴舍云〕这是我父亲之命，不干我事。〔正旦唱〕

【斗鹌鹑】一个是八烈周公，一个是三移孟母。我本是好人家孩儿，不是娼人家妇女；也是行下春风望夏雨，待要做眷属，枉坏了少俊前程，辱没了你裴家上祖。

〔裴舍云〕小姐，你是个读书聪明的人，岂不闻：“子甚宜其妻，父母不悦，出！子不宜其妻，父母曰：是善事我，则行夫妇之礼焉，终身不衰。”〔正旦云〕裴少俊，你是不知，听我说与你咱。〔唱〕

【上小楼】恁母亲从来狠毒，恁父亲偏生嫉妒。治国忠直，操守廉能，可怎生做事糊涂？幸得个鸾凤交，琴瑟谐，夫妻和睦，不似你裴尚书替儿嫌妇。

〔尚书引夫人、端端、重阳上，云〕老夫裴尚书。我问人来，这便是李总管家府里。听的少俊孩儿得了官，授本处县尹，媳妇儿不肯认他。我引着两个孩儿同老夫人，可早来到也。左右，报复去。道：“裴尚书在于门首。”〔祇候报科〕〔裴舍云〕呀，父亲在门首，我接去。父亲，你孩儿得了官也，授本处县尹。媳妇不肯相认，道我当初休了他来。〔尚书云〕孩儿在那里？〔见旦科，云〕儿也，谁知道你是李世杰的女儿？我当初也曾议亲来，谁知道你暗合姻缘，你可怎生不说？你是李世杰的女儿，我则道你是优人娼女；我如今和夫人、两个孩儿牵羊担酒，一径的来替你陪话，可是我不是了。左右，将酒来，你满饮此一杯。〔正旦唱〕

【么篇】他把酒盏儿擎，我便把认字儿许。〔夫人云〕你看我的面皮，我替你抬举的两个孩儿偌大也，你认了俺者。〔端端、重阳云〕奶奶，你认了俺者！〔正旦唱〕赤紧的陶母熬煎，曾参错见，太公跋扈。一个儿，一个女，都一时啼哭。〔带云〕哎！儿，则被你想杀我也！〔唱〕须是俺断不了子母肠肚。

〔尚书云〕哎，你认了我罢！〔正旦云〕你休了我，我断然不认！〔尚书云〕你既不认，引着孩儿回去。〔端端、重阳悲云〕奶奶你好狠也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你若不认，要我两个性命怎的？我两个死了罢！〔正旦云〕我待不认来呵，不干你两个事。罢，罢，罢！我认了罢！公公，婆婆，你受媳妇几拜。“尚书云”既是孩儿认了，将酒来，我与你庆喜。你满饮一杯者！〔正旦拜受科〕〔唱〕

【十二月】这是你自来的媳妇，今日参拜公姑。索甚擎壶执盏，又怕是定计铺谋。猛见了玉簪银瓶，不由我不想起当初。

【尧民歌】呀，只怕簪折瓶坠写休书。〔尚书云〕孩儿，旧话休提。〔正旦唱〕他那里

做小伏低劝芳醕，将一杯满饮醉模糊。〔裴舍云〕小姐，须索欢喜咱。〔正旦唱〕有甚心情笑欢娱？踌也波蹰，贼儿胆底虚又怕似赶我归家去！

〔尚书云〕孩儿也，您当初等我来问亲可不好？你可瞒着我私奔来宅内，你又不说是李世杰女儿。〔正旦云〕父亲，自古及今，则您孩儿私奔哩！〔唱〕

【耍孩儿】告爹爹奶奶听分诉：不是我家丑事将今喻古，只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，卓文君美貌无如，他一时窃听求凰曲，异日同乘驷马车，也是他前生福，怎将我墙头马上，偏输却沽酒当垆！

【煞尾】今日个五花诰准应言，七香车谈笑取。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，荷着万万岁当今圣明主！

〔尚书云〕今日夫妻团圆，杀羊造酒，做庆喜的筵席。〔诗云〕从来女大不中留，马上墙头亦好逑，只是姻缘天配合，何必区区结彩楼！

题目 李千金月下花前

正名 裴少俊墙头马上